

全唐文 卷三百九十九之四百一

聿	嚴	于儒	張韓	郭立	王智	賈登	田南	薛霽	胡瑱	沈瑱	屈突
巡	迴	卿	卿	立	明	登	休	霽	瑱	瑱	叔
樊光	尹揚	康濯	張法	于峴	閻隨	顏朝	趙不	柳同	趙自	張欽	裴
期	揚	濯	法	峴	侯	隱	為	同	勵	敬	廣
劉	蔣勵	康子	盧韞	武同	員押	虞咸	梁庶	李仲	陳元	劉晉	
璿	己	季	價	德	押	咸	庶	和	伯	晉	
劉為	朱濟	常日	盧先	周之	孟楚	張郊	房自	蘇偁	趙子	劉潤	
輔	濟	進	之	翰	瓊	郊	厚	偁	卿	潤	
姚承	賈廷	翟禹	郭尚	杜嚴	聿續	任瑒	馬牂	廉榮	鄭齊	顏勝	
構	瑤	錫	溫	嚴	續	瑒	牂	榮	望	勝	

竹居殺屢

100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九目錄

韋巡

對太室擇嗣判

樊光期

一作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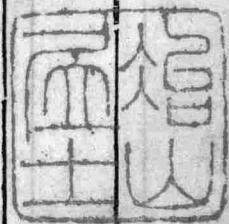
對萊田不應稅判

劉瓘

對張侯下綱判

劉為輔

對賜則出就判



姚承構

對張侯下網判

嚴迴

對太室擇嗣判

尹暢

對賢良方正策

蔣勵已

對城邑判

對夾與合三所知哭寢判

介濟

對履畝判

賈廷瑤

對太室擇嗣判

于儒卿

對越關判

康濯

對太室擇嗣判

康子季

對復陶以行判

對孝女抱父屍出判

對樂請置判懸判

常日進

對履畝判

翟禹錫

對小吏持劔判

張韓卿

對祭五嶽判

張法

對舉抱甕生判

盧韞價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盧先之

對三命判

郭尚溫

對無夫修隄堰判

郭立

對學書判

于峴

對投諸棘寄判

三命判

三命判

三命判

三命判

三命判

三命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九

韋巡

巡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將正人倫必惟嗣續故有側室嫡子乃別尊卑等威以年
以德則聞常典神之聽之抑非通法惟甲啟爾宗廟守其
茅苴類簡主之承祧嗣則未卜同獻公之有子其誰立焉
爰訪恭王之事更徵駘仲之道佩玉而兆既云取吉當璧

而拜遂不敢違且繼體本以承家知子莫若其父借令愚
知無辨何得長幼仍乖假之神明其義則淺捨我恒禮取
誚何多文過飾詞徒為妄作

樊光期

光期

一作光明

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為例

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

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為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因爲農俾人作畝是刈是穫必在有苗不蓄不畲何以
望歲故剡耒斲耜自春徂秋兩公及私旣庭且碩然後論
彼薄稅取於豐年仍聞寡婦之歌寧有匹夫之怨若斯土
靡藝大田其荒稼穡之功不加於此寢訛之地或在其中
而欲徵諸我箱問彼嘉穀非苗取實慙於老農棄本求華
違此通論州縣以廣地爲務入粟是功用藏於人何必改
舊使司以惠言及物準度從人誚彼均收黜於加減罪雖

一致法欲重科然不伐有詞且稱從責隨時之義庶叶論

刑

劉瓘

瓘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者謂無揖

讓之禮不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六藝崇射五善遵禮景也張侯職効能於棲鵠賓之遂貫

遽呈妙於啼猿曾不知措策有揖讓之儀飲算行多少之

網不及如堵奚瞻監者有知真豐是闕人而無禮袒
泆難留以之觀德從何擇士若不論辜是誣恒憲

劉為輔

為輔彭城人國子祭酒瑗子

對賜則出就判

甲賜則有司令其出就訴云未成

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政不求備官惟其能故周設六卿辨
方正位禹敷九土俾乂底績將以緝綏黎獻作乂都鄙是
崇錫命之儀爰命則柄之法靖言伊甲生也逢時祿以代

耕榮冀登於一命朝以拜錫位何辭於小國必若才惟致
理道可濟時則所告必聞何始乎就列昇高自下宜忘方
擇地況堯舜在上車書必同莫非王臣咸仰天秩未能敬
恭君命曷得遐棄厥司宜褫帶以受服奚薄言而有詆咎
自作也刑其渥凶庶片言之可懲慙兩端而斯和

姚承構

承構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張侯下綱判

景張侯下綱不及地武賓遂貫之監

讓之禮不坐奠豐上賓袒決而退

開彼澤宮臨茲相圃可以觀德必也射乎所以揖讓而升
審固而動矢流貫的侯服親於主皮樂奏采蘩笙鏞備於
和體豈失於獻士而亂於簡能下綱靡及於地前飛羽虛
驚於雲際坐奠斯闕袒決而還宣父之妙誰崇仲由之命
何寄且君子之爭應免於嚴科小人伐伎須從於薄黜禮
律之道斯合宜然

嚴迴

迴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將建嗣子必先克家豈惟興宗亦稱繼代今茲甲者昭穆
茂如爰擇允而承祧俾傳榮而開國而乃業歸於幼禮且
殊於長年命自於神理徒稱於太室必也義均襄子覩常
山而得符述偶平王拜楚廟而當璧事則有據或者何非
且今之所爲有異於是無聞德舉將由愛立則震求致福
慮喪主鬯之尤事乃得能奚堪幹蠱之任甲且違禮罪實
難逃理不足稱刑之無捨

尹暢

暢開元朝進士

對賢良方正策

問闕

對臣聞非才難遭時難況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地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夷兇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德昭振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升中告成十數年間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曰常恐上塵五

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昃觀政夜分思理者可謂
無念增德勿休熙載履衆美而不足躬聖明而流謙而臣
愚葑菲誤自充賦雖言及之將何以承奉清問對敷天休
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謂仁固無宏逸安敢訛濫
是以古之善爲士者必將微妙元通豈獨重於偏才迂誕
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朱喫
詬奚得議其淺深夷齊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絕
粟終慙淑媛之言醜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良
未足徵側訊蒙矜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寧副虛懷若乃喜

怒哀樂之四端貌言視聽思之五事雖擴充之在我諒休
咎之一八殷臣格言已貫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
昭應一 弘辨志方用沃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地察無文
成秩羣望畢舉故祈穀汾雎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霽
飛烟於雲日神歆效其如答靈貺昭而必聞雖飄風乍起
曾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裹之甚也
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已實堯舜之用心蓋天
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爲書稱安人則惠易
翼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宰以寵綏散利薄

征息役施捨禳修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祥義厭不
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六職水旱則
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然何以昭燮贊
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祥徵何有臣聞夫大理之
後有易亂之人者安寧無故驕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理
之人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海服清晏太平無虞眾
宜曲折萬事纖妙文理至詳不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
功居崇高之位入有後庭聲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
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

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惕莫
敢或遑雖休勿休盡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
政使鴻圖盛烈作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時務
之所當先也臣又聞善爲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
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
御黎庶幹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長吏也而其俸祿各有
差等以勸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
冗散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倡優雜伎之伍弁射夷貊
之流紆紫懷金出入周衛漿酒霍肉乘堅策肥者奉一人

猶聞不給今官此輩何所取資狐鼠既託於城社粟帛載
殫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爵勿及惡德惟其
賢者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陛下誘
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未議伏深隕
越謹對其後亦復然而不以對者非本國家禮制也

蔣勵已

勵已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城邑判

甲將勿邑乙不從命比周狗以屬之損乙

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巢燧已遠於三皇城邑已安於萬姓
將以寇盜無擾鄰伍有孚崇墉濬洫用備於王制屋粟里
布亦率於周典猗嗟彼甲務成厥功足使孔子門人論於
千乘之賦鄭國說者難於九仞之高豈謂立身致誠人未
從命不聞忠信之迹翻起比周之言忘筌深謝於得魚致
損俄聞於屬狗且辨璧以聽理貴審詳束矢而論道取嚴
科損者恐其無過命者寧載有詞待窮三刺之典爰措片
言之折

對夾與合三所知哭寢判

敕造夾臬少府合三而成規不九科罪又太史
令緒所知亡哭於寢門之外人告違禮

武有七德戎械攸先禮有五經喪紀爲重少府秦卿命爵
海稅孔殷太史吳將疏苗家聲允迪天有成命式裁弦木
之規人之云亡來展生芻之弔雖圓鑿方枘恒必由之而
同波異瀾區以別矣何者弧矢之利張皇國威俯企之儀
擗節人序理宜器因古式自取妙於烏號禮合前聞固無
譏於鼠刺昔宋公研慮妙盡踰山齊婦御哀深辭在野何
得輕其瑀葺命不審於絲言忽彼朋從慟無依於總帳

使規殊宛轉未全明月之輝交喪親仁遽異成風之質且
天子疏制侂九合以成規友生不幸拊百身而奚贖魚膠
象珥已爽今儀白馬素車全殊昔契造虧夾與豈獻春材
哀僚寢門徒悲宿草眷茲有失請依漢相之科推彼無儀
深懵鄒人之識或恐規聞異制制因義而隨時禮有異文
文緣情而僂俛自須見可而進未必同年擇善而行寧俟
終日

朱濟

濟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履畝判

丙為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

史糾違法云非入已

俾侯胙土分茅撫封視彼黔黎均其毛澤今者制田非古
厚斂殘人履畝尚徇於魯宣盍徹蔑聞於有若且農之有
畔穀不過藉小桀之規是舉大侵之禮謂何此而浚我以
生無乃刑人之力既貪膏壤取溢京坻獨阻南薰盡其東
畝雖非入已已巳是盜臣無罔繡衣請從褫帶

賈廷瑤

廷瑤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主器承宗雖存乎冢嫡象賢擇德必在乎權宜甲何人哉
將定諸嗣年則有序未肆契龜之卜室乎憑靈遂稽當璧
之懿由是求周之故伯邑見捨卽趙之美無恤是膺旣崇
定命之制克允尊神之道古則然矣夫何非哉

于儒卿

儒卿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越關判

于歸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因固作關設險居國豈伊征算是隔夷夏踰則歸法理惟
其常越度人斯初聞有告棄繻抗志無似終軍之遊辭謀
遂行且殊遽瑗之出彼則請給寧異公文足可坐視更籌
候雞鳴而容度豈謂意凌霄漢學鳧飛而影移行雖有由
越侵無狀寘之於理其誰不然

康濯

濯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納約自牖是修禘禘於穆清廟肅供神人既不專而爲名
當幹蠱而承孝惟於甲也克構是思擇乎太室期以當阼
壓紐斯兆想平王之舊儀佩玉忘哀痛石駘之絕繼神保
是格信龜筮之叶和人謀僉同乃七鬯而不喪就諸臣位
尚檀弓之所嗤辱以臨喪蓋子游之習禮先乎幼者豈曰
遲迴誣善之人何詞以免韋賢後嗣謀之允臧季歷嘉猷
誰執爲咎或委咸股誠爲朶頤自羝羊而觸藩侔鼯鼠而

非據小懲是誠宜在執守忿疾於頑無行射隼

康子季

子季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復陶以行判

甲託秦復陶以行人告其不軌訴稱嚴霰使然

非是妄作

日車南至星斗北迴徂歲既窮重陰感發寒生大漠雪下
平蕪海曲於是先行山陰由其興往惟備乃無患必藉重
求而彰厥有常須遵法服甲榮微簪組候屬嚴凝節愧高

嘉寧懷平君之操尊非楚國輕襲靈王之儀罪當抵於嚴
霜詞徒稱於積霰向若楚制是用庸敢避於濡身今乃秦
駒謬加因難追於非服既負不衷之刺宜投僭上之科

對孝女抱父屍出判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為事因八月迎濤

一作潮

乘船衝濤船覆至死戩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

祭而因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

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一作月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戩既曰篙工

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俄奔空邀伍相
 青鳧坐覆忽識馮夷應同罔象之神頗異呂梁之子媚容
 悲纏枕草志切投牋忽以祠瓜何殊薦芟銜心似石寧怕
 海童泣淚如珠卽追泉客初均洛媛持弱態以凌波竟學
 曹娥抱沈骸而出浪論情足為純孝撫事不愧褒揚禾題
 黃絹之詞先置元纒之罪州司治獄法恐不然縣請立碑
 理應為當

對樂請置判縣判

有州申百姓皆好操縵都不識雅章以不能易

俗請置判縣供釋菜賓社之用使人觀習省以
為非所宜言不為聞欲科罪訴云州將鹵簿見
著令文且方古軒縣為降已其置之何過

雅有大夫樂有君子將以昇幽崇德降物平心當令率土
齊觀頌無為而擊壤普天同樂學操縵以施絃涓選既修
匡衡之章遂覩鄭聲久絕文侯之臥亦興比屋可封薰琴
解慍自應兩日施化三年有成釋菜之儀則聞於肆夏賓
社之用蓋取於登歌欲還毗庶之風何假大夫之樂而引
今鹵簿空肆危言州乃不應請置有紊彝章省以非所宜

言雅符公正事緣共理過亦難科未推皋陶之刑宜典平

輿之品

常日進

日進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履畝判

丙為諸侯履畝擇其最好者取之百姓上訴御

史糾違法云非入已

政在利人法難變古苟非慎舉事則不經伊丙列侯無聞

嘉績未明盡地之力獨聞履畝之稅且以小惠誅怨莫見

安人之理蘊利生孽先聞入已之嫌重稅既同於魯侯盍
徹明棄於周典憲臺糾謬實可準繩分土煩言益爲文過
敢告司敗宜宣薄刑

翟禹錫

禹錫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小吏持劍判

得乙爲小吏持劍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劍於槐
棄炬於地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周曰胥吏漢稱輜幹既別府中之位仍標軫下之曹所以

安其計食從於負版乙忻逢有造幸預可封不學竒童俄
爲小吏旣而心勤左右荏苒驅馳慕郭太之平生有蕭何
之志業帶昆吾之寶寧慙挂樹之人棄回祿之烟誰賞移
薪之客功曹班同許邵才謝山濤未見優容翻聞致罰情
有所急罪不合加

張韓卿

韓卿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星開并汾嶽鎮恒山聚氣成德蘊靈藏寶吐納烟雲之秀
密邇胡狄之鄉國之大儀實在明祀所司有事期用無失
潔牲幣而茂典舉祈懸而揭名茲秩秩而備章佇穰穰而
助福山旣若是川亦有之抑此沈辜之迹實重澤物之祭
爰考樂歌與流峙而無別及徵禮號乃科目之斯殊豈得
視諸侯之秩薦三公之用苟則有紊孰云不知御史學優
竹帛榮高衣繡旣觀祠祀之差遂推簡墨之糾諒爲昭範
斯得罪人

張法

法開元時擢書拔判萃科

對舉抱甕生判

河南東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

不伏

詩咏考槃易稱嘉遯聲流載籍美播邱山誠出處之多途

乃蕭蘭之或致至若邱中老圃漢上栖神跡徒挂於幽閑

名未通於東帛旣而金潭洗菊不暇優游玉甃滋園徒施

混沌御史乘驄按俗持斧臨人有悔必彈聞善斯舉然以

羸瓶小節抱甕微流賁然來思竊用多愧或告云矯深秦

前聞生也不甘如何厚貌

盧韞價

韞價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
覆釜遐源濫觴遙派龍門激浪飛竹箭於千里馬頰驚流
擁桃花於三月尺波不住素序或臨霧逐牛迷查隨客至
維舟不易航葦稱難洪濤之委無涯下方之傷遄及隄防
是制啟塞隨時固之則兩傷毀之則雙美津吏宅生禹跡

行偶堯封名廁水官位居右使迴天之浪遙注百川濺
日之波傍流九派水工末品直買公心算垂柳之懸隄借
瓠子之成詠雖守挈瓶之智還貽膠柱之責依津吏之請
杜水工之疑不俟終日於是乎在

盧先之

先之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

於舉禮也

易陳殷薦書列禋宗於昭孝祀作樂崇德况春冰風泚

濱有獺祭之魚秋葉霜凋山林有豺祭之獸微物尚爾生
靈伊何且國有十倫仕登三命尊卑式序威儀孔昭車服
以庸祀享寧僭矧惟舉禮無乃用心凡舉特牲者克從其
秩祀少牢者實符於班失或歸於訟人禮不黷於君子謂
之過矣其在茲乎

郭尚溫

尚溫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無夫修隄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
外徭省司以爲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
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饑恐不及冬成
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使人以時不奪農務前王令典歷代通規頃屬月離畢星
天作霖雨緣河諸郡水害方殷王尊之祭徒誠陽侯之怒
無息是隄隄堰乃請修營動眾興功雖不違於九月免徭
酬直或大優於百姓握蘭則兩停俱廢恐未得於隨時剖
則二事兼全亦頗同於大過况頻遭墊溺人實阻饑若

不冬成必貽春慮理須折衷事遣合宜則丞相無壞陂之
尤將軍免負薪之苦

郭立

立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學書判

丁學盤孟書庚相為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
舉庚或止之丁云以此報德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游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之書
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庚有親仁之風乃思

延是美為游揚於左右得推擇於簪裾不以引重之恩而忘奏舉之義盡言報德在此奉公韓厥之故事非遙卻詵之前蹤可襲行諸則仰推典故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于峴

峴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投諸棘寄判

得國子監稱諸胄子不親師教將棘寄之省讓其侵冒刑章寘之於理監固論不已

有教無類下學上達春詩秋禮日就月將必復象賢之規
以光齒胄之訓喻玉成器符金滿籩渥赭觀其屢舞拾青
嘉其載擇况乎服勤多闕仰止徒虛溫故知新未之已矣
進德修業此其謂何是朽木之難雕非櫛楚之能及造士
選士匪曰伊人左鄉右鄉攸稱往誥雖迂夫棘寄斥之遐
邈且涉禦魴之罰將有招魂之詞會府以近瀆刑章言投
法理監司以遠探經義事合禮文亦旣狀申復奚科抑

而忘入心之...
 出聖皇阿...
 且志...
 聖士...
 雖...
 其...
 心...
 前...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目錄

武同德

對封君祭判

對為律娶妻判

周之翰

對封君祭判

對為律娶妻判

杜嚴

對輿屍謁廟判

王智明

對樂官樂司請考判

對不受征判

閻隨侯

鎮座石獅子賦

西嶽望幸賦

員押

對學書判

欽定全唐文 卷四 判

孟楚瓊

對無夫修隄堰判

韋纘

讀春令賦

賈登

上陽宮賦

奉和聖製喜雨賦

對凶荒判

對太室擇嗣判

顏朝隱

對驅儼判

對小吏持劍判

對凶荒判

虞咸

對太室擇嗣判

張郊

對升高判

任參

對萊田不應稅判

對陂防判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縣志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

興武同德勸見去章之與與於於其其於於人人告告於
同德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身賦於聖聖寧寧因因聖聖之之克
善為對封君祭判累盡事主之之所不無無於於其其則
禮經三百列爵五等食菜地以居榮封茅土以建號代不
絕祀人其捨諸乙以孫謀瞻言祖德精意以享展如在之
儀利用建侯思不復之始詢諸家祭酌彼周官薦羞之容
無聞於肥腍不毛之事有異於粢盛且物貴緣情猶言禮

不下庶而乙非妄作何妨儉而合禮既能師古奚事驚愚
所司告言頗為漏畧大易自宜室訟春秋寧待有詞

絲乎人對為律娶妻判

斷斷三日甲善算為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物生有象象而後數洎夫化原孰得其始惟此甲也算莫
善焉乃窮日者之言累盡唐生之術不測謂神推陰陽之
度數暖能變谷知律呂之短長想彼娶妻寧因匪斧之克
與言生子備見弄璋之慶與物相召誰其忽諸人告為妖

一何誣也文卷四百

周之翰

之翰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封君祭判

乙祖是始封君祭以不毛所司科為失禮不伏

封植之規盛自三代享祭之設編諸五禮故存欲其貴梁

竦發勞人之言沒憂其祀若教興餒而之歎乙祖幸攀日

月視列山川堂構不貽於謀孫廟食遂虧於厥祖乃云可

薦孰致其嚴洪業不享其牲牲明懷誰歆其黍稷所司重

從周之訓糾以常刑愚者昧反魯之言尚多紛訟彼不愛

禮奚能舍諸須寘恒辜雅符通議

對爲律娶妻判

甲善算爲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甲道窮靈府藝盡數原探鄒衍之幽谷總洛閩之妙術洞
律呂相生之算尚陰陽更配之理推計必究其精微變育
乃均乎造化言其孕子如逢蘭夢之徵語以好仇似叶楊
生之慶且智殫風律尚有革於京生況妙極元穹豈無知
於鄧道稽之自古尚不爲妖察之於今如何結罪告者無
理咸從配之

杜巖

巖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輿屍謁廟判

鄭太曾祖亡輿屍謁其家廟人告狂怪

廟者曰貌則事之若生鬼之言歸則敬而莫黷考孔子之
要道將入必問覽周文之繫象輿屍且凶鄭太久挹家聲
素高門閥自宣王之母弟承后稷之神人讀司農之經榮
分爾族聽尚書之履代著其名爵賞不泯錫承家而開國
垣廟而立寵貽孫而及祖禍鍾斯兆哀慕何追父已喪親

總亦從嫡莫延無主孫也哭曾自宜別外內之嫌分吉凶
之敬謁廟以輿屍見責寧合禮經告人以狂怪見尤豈諧
典則太從笞罰有蔭須寬於贖刑告者任還無識不勞於
反坐

王智明

智明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樂官樂司請考判

景任樂司博士教弟子難色五周成請進考所
司以下能發蒙教不進考不伏

聖人返古之道崇尚雅樂笙鏞鱗洋絲竹宴衍后夔節響
子野垂聽文侯睹而存魏仲尼悅而留齊故列其樂司班
以胄子九變至妙五年成聲奏之方澤地祇昇登之園丘
天神降師則獲考所由奚疑童蒙之求可以漸進功不聞
教胡用抑爲格令無文謂宜憑據

對不受徵判

甲有賜田不受徵稅

王者制田庶人計畝徵孟子之說徹故難移讀公羊之書
禁皆不可然則食土之子與執圭之人按籍既有常法加

田固宜不稅此乃行古之道誠非近今之宜甲之所執或
未為允

閻隨侯

隨侯開元時人

鎮座石獅子賦

以今日良宴會為韻

有西域之奇獸顯嘉名於古今因匠石之著象非虞羅之
所擒若乃良牧見悅觀者同欽以可重而作鎮將制猛以
示心仁而能馴似悅君子之德獸用不擾無假虞人之箴
爾其拂拭為容剖斲成質臨玉簞而雙麗向雕楹而對出

形勢雄壯似生入戶之風浮彩輕明欲奪臨軒之日用之
則進舍之則藏信賢智之堪擬豈飛走之可當幸茲爲玩
設彼華堂視之者震來虩虩對之者容自鏘鏘俯以琉璃
之砌安以玳瑁之牀芳座豔綺羅之色錦衣染蘭麝之香
光耀銅武彩映銀章威懼百城褰帷見之而增懼坐鎮千
里伏猛無勞於武張有足不攫若知其秦擾有齒不噬更
表於循良豈比夫昔者作貢從來於遠幸蒙處之羅薦承
榮靡倦一爲席上之珍幾對高堂之宴棄置爲從於取舍
光價幸生平顧盼觀乎府庭之內莫之爲最其情也無欲

於中其質也見神於外既狎人之不恐亦與物而何害願承翦拂之恩長表衣冠之會

西嶽望幸賦

壯哉太華兮爲金方之鎮削成四面壁立千仞勢阨河關
兮橫地以傑出氣雄宇宙兮極天而增峻疏鑿則禹封崇
則舜厯選列辟咸五載而一巡於昭有唐曷不登以肆覲
我聖君之開元一十八載威靈限乎無外至德與日月齊
明寶位與乾坤比大鴻澤洋溢湛恩滂沛萬國同於文軌
百蠻襲於冠帶河海清夷風雲昭泰鬼神奔走而奉職王

帛梯航而入會蕩蕩乎巍巍乎誠聖人之神用也美
得而稱載至若祖武宗文之業觀風問俗之勤舉由

動爲仁禋百福兮延羣神無文之典咸秩中和之政惟醇
邦國之鴻徽克播帝王之盛事畢陳若乃詩書禮義之府
禮樂典章之則設金馬石渠之署修成均崇文之職坐公
卿以論道養更老而崇德詢善而當宁委裘禮賢而日旰
忘食振木鐸而施令正銅儀而御極歌舞盡盛德之容聲
明彰具物之飾此聖人之文教也先王剡木爲矢弦木爲
弧所以修戎器戒不虞於是簡車徒誓將帥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重之以三令五申示之以戎昭果毅正
卒伍駢部位鶩鸛魚麗兮鴈行鱗次鳴笳疊鼓兮隱天動
地自朝及野兮千乘萬騎谷轉山移兮天旋雲被赫赫震
震耀武中原兮將除害以興利因農隙而講武事羌夷覩
之以奪魄蠻狄聞之以挫氣雖商湯有景亳之命方此以
知慙周成有岐陽之蒐比茲而多媿然後班師旅行慶賜
穆穆煌煌焉舍爵策勲而飲至此聖人之武功也太原啟
聖誕受駿命傳萬代兮本枝盛上黨興王休有烈光應大
橫兮天業昌漢高不忘於豐沛光武本起於南陽故踰孟

門越太行鏟危磴夷高岡馬無泛駕兮鑾佩鏘鏘車靡摧
輪兮和鈴缺缺紛矧霍以電邁震隱麟以軍裝全入乎舊
宮之皇皇思祖宗之艱難詠潛龍於沂康出德教兮修國
章問老病兮勸農桑豈徒率子弟以佐酒歌大風而還鄉
此聖人之巡狩也古者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去
春陵之天邱望臺駘之星陌黃軒訪道乃逍遙於廣成丹
陵出遊還悵望於姑射踐唐人之舊壤遵漢家之餘迹祠
后土於汾陰盛禮容於瑤席既而泰折啟方壇闢有潔在
盛有牲在滌奏咸池兮羅金石欽瘞繒兮埋玉璧幽髣髴

兮地祇格電輝輝兮神光赫時展豫兮羣瑞臻紛景福兮
隨吾君黃龍降兮應景運寶鼎見兮寫龍文整樓船兮濟
橫汾縱歡樂兮歌白雲此聖人之報地也禮行於郊百神
受祇焉禮行於社百貨可極焉既卽陰以報地遂就陽而
奉天因吉土厯廣塵跨周服掩秦田萬乘星陳出直城之
郊外八方雲會就京兆之天邊騎雜沓車駢闐赫赫奕奕
而燭川以屈乎園丘之前於是牲用特酒尚元樂以雲門
是重禮以蒼玉爲先推高祖以作配五精率而來旋達上
下合腥臚設柴燎致高煙上帝降監兮享明德子子孫孫

兮萬億年此聖人之禮天也王者受命必升中以因名山
告成功而紀厥美四時以春方首事五嶽以岱宗爲始無
以降七十有餘管仲所詳十二而已我皇承先王正統
繼列聖遐軌幽明協同靈物蕃祉故天不愛其寶地不愛
其珍卿雲爛漫而動色醴泉湧溢而流津莫赤匪狐九尾
而自擾莫黑匪鳥三趾而來馴况復西鷄比翼東鯨呈鱗
秬黍生於部沚苞茅出於江濱一莖九穗之禾備粢盛而
競發雙鶻共觝之獸供犧牲而自臻可不謂然乎我皇雖
以地平天清時和歲貞欲行封禪之事猶執謙撝之情則

有冠冕列辟搢紳諸生互陳嘉頌爭獻懇誠候屬車之塵
者率土皆是請闕庭之下者靡日不盈於是備法駕順卜
征襲時服肅天行河洛之人尚觀於後乘鄒魯之地已識
其前旌水湛千年之色山呼萬歲之聲常龍之峯帝鄉之
白雲遙接金雞之岫長安之曉日再明所以登封降禪所
以騰鴻飛英旣刻石以頌美亦泥金而告成信四三皇而
六五帝曾何周漢之足名然後審度量正權衡咨岳牧問
欽此人荷復除之惠家蒙牛酒之榮此聖人之東封也宗
廟所以本仁祭祀所以尊祖馨香寧止於黍稷備物必該

於水土故醴醎在堂粢醑在戶歌采茨肆夏之節奏文始
五行之舞有來斯雍助我明主祝嘏祠說豈云虛取宜其
時和人豐而神降之祐也故所以靈芝秀祥飈興月毳下
膏露凝奉先帝而追孝遂加敬於園陵此聖人之致孝也
倬彼靈嶽傑出秦畿豁爲巨防壯我皇威雖國家盛德之
無限固先王設險而可依雄天府以岌岌符聖壽而巍巍
萬物生華稟少陰之精粹五星分緯融太白之光輝俯壓
黃壤上干翠微况靈異之所蓄乃神仙之所歸實五鎮之
爲首諒羣山之所稀且夫西嶽之爲鎮也大焉西方之爲

義也多矣其色也白白爲五色之質其音也商商爲五音
之紀其味也辛辛爲五味之和其行也金金爲五行之始
帝則少皞居神位則蓐收在祀歲時有拏斂之功瓊寶多
金石之美然所以能協我大君之明命永作固而配天高
峙也徒觀其交錯糾紛之勢盤礴峻秀之形巖峩巘嶸停
停熒熒紛刻峭其若削洞崕岬以杳冥樹色凝黛天光結
青暗谷瘳膠而藏胚渾之氣幽巖睽暘而化神仙之靈中
融寒暑下聞雷霆南澗載陽而北澗停雪西峯見日而東
峯見星偉哉靈造上裁穹昊憑之者永安陟之者難老疊

嶂重巒互稠沓千巖萬壑相縈抱其虛谷也數行發地緣
茂松其峻壁也百仞懸崖不生草夫崑閩峙於方外蓬瀛
傑於海島皆元聖之所遊非化人之可保豈若茲嶽俯臨
京鎬上有明星玉女峯下有長安洛陽道作鎮并崇於雍
豫靈祠化傳於灑掃雖則祀典遠更於百王都未若祚我
唐之壽考矣然則神其聰明正直而一旣德則斯輔知信
不可失往歲垂天文運宸筆勒茗琬崇望秩云待余安民
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懿夫俗阜時康今也正惟其日故可
揚鴻徽而騰茂實奚不指河潼而嚴警蹕也又欲大康兆

人兮嶽翼化淳四海兮嶽布有冲和無疵癘兮嶽獎定禮
樂諧神人兮嶽聽今萬邦胥悅四海肅清禮交樂舉人和
政平豈猶茲嶽之所致實維我后之明明又曰斯嶽降神
生此多士則庶績咸若百工允釐河東地近領袖旣得乎
裴公圯上神人帷幄復歸於張氏况業固磐石城維宗子
以爲肺腑之親更任股肱之理惟邦是翰諒在乎此生甫
及申豈惟於彼况乎聖德幽運通天至精山靈附化而開
石磧路非人而自成舊日隘途將帝道而俱泰從來絕險
與太階而共平非我后至聖之所感豈能使造化之力再

呈至乃紫闕東臨黃河北注嘉氣通於郊野休光被於草
樹桃林之野佇天馬而來遊蓮花之峯翼華蓋而高度昔
禹禪吳會穆幸崑邱旣江山勞止徒轍跡空留豈如是嶽
不遠皇州何云歲時展狩信亦朝夕可遊今左馮郡縣萬
方黎獻僉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咸
傾想於班瑞之辰屬望幸於肆朝之處國家頻成大禮天
下大和豐穰歲積符瑞日多聖人雖欲行謙光遜讓之禮
其如天意人欲何其如鬼神符命何誠可備西封之盛儀
採東巡之舊制順三秋之仲月升二華而展祭巨靈鼎鼐

願高掌以扶輪仙廟虛佇欲睽容而警衛尋可封十狀之
美盡遙陟七梯之勢命茲毛女執左纛而先驅策彼茅龍
隨六馬而高逝坐金機於雲表題玉冊於巖際象榻與瑤
壇共華石鼓將天聲俱厲如是則鴻猷振於萬古盛烈光
於千帝然後臨大河而沈璧更秩於百靈睠東洛以迴鑿
永延於億歲已而歸格藝祖道洽華胥更崇太室之事復
率東岱之初遂就恒山而展禮望衡嶠而移車聖主功成
永穆羲皇之化小臣多幸敢獻登封之書

員押

押一作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學書判

丁學盤孟書庚相為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
舉庚或止之丁云以此報德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祕奧四微攸藏必溫故而知新
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之書方求
筮仕獲鄭莊之薦終聞推轂登朝有譽常懷報德之心司
敗在官遂致無私之罰此乃韓厥之舉卻詵其人旌國史
而無慙訪朝英而罕輩彼或止者何其小哉請息挽弓之

言以錫來車之寶

對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恒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伏

能興雲雨山川有成秩之文以懸日月祭祀為不刊之典
必考前志是謂禮經或忘甲令寧因官守惟彼恒山鎮茲
魏國有虞巡狩玉瑞班乎冀州無恤登臨寶符并於代郡
準天之極括地之維先王是崇上公攸視四時有禮珪璧
或聞其瘞埋百代常行牲牢不忘於剗割所司有事故實
無稽沈既殊乎大川辜亦非乎小祀山川反覆禮物徒施

職業廢隳刑章安捨惠文直指始跡事而平彈尸祝無能
遽繁詞而直對不有不蔽何懲曠官

孟楚瓊

楚瓊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無夫修隄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

外徭省司以為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

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饑恐不及冬成

至春復桃花水為害

五材並用水德靈長八卦裁成坎宮流潤銀河有漂查之
浪金堤苦懸釜之憂漢書以溝洫興謠史記乃河渠發詠
疏導得理編昞以寧眷彼諸州是稱修葺隄堰縱橫瓠子
須切黎人阻饑匏瓜莫食遠由蘭署庶救梅林何高見之
不同而平價之無給夫則非人莫可人則非食罔存數日
暫勞猶宜不許累旬重役焉可闕如官供尚且云無私備
奚能取濟况國家無事主是唐堯河內有倉吏非汲黯但
使準格興役何必申省拘文公課自有常程令式寧無舊
例免徭請價蒙竊惑焉

韋縝

縝開元時擢進士第

首四時曰春貞百度曰聖復其度必聖之元定其時惟春之孟太史先謁以明在木之文上公奉儀乃讀行春之令故漢王修之以展禮晉后奉之以施敬伊歷載之或虧泊我唐之斯盛若夫太昊統節勾芒御辰歷以元而天地更始氣直震而物候惟新皇上乃順時令序彝倫載青旗之容與服蒼玉之璘玢辨色而金貂列位迎春而玉輅迴輪

爰奉令以進讀遂授時而發春俯僂前止精誠上陳曉色
分於丹陛韶華發於紫宸遂煥爵以頒秩乃布德而昭仁
則知臣職不愆國典靡闕修陽事而考陰令祀朝日而享
夕月陳而未讀千門之寒氣猶飛捧而旣宣九有之春輝
已發覽讀斯竟慶賜乃行緩政刑於肅殺遂性命於生榮
習習和風扇萬物而條暢遲遲麗景照八極之文明陳盛
禮於元辰酌宏謀於往舊祀爲國本燔柴斯用乎上辛食
惟政先祈穀必當於太族莫不汨之則斯禍敘之則斯祐
所以勅上公之恒典俾疇人之敬授穆穆祕殿明明我皇

體乾道以從事閱春令而頒方可謂君奉時而罔失臣出
言而有章時歷克正憲度克揚既同文於戎貊亦暨教於
要荒諒皇家之宏務將永世而觀光

賈登

登開元時官中書舍人

上陽宮賦

天子小惟洛食受於河圖開上陽之別館取大壯之規模
爾其則以三象當乎四術杳雲構而承天擎露盤而洗日
俯馳道而將半臨御溝而對出疑海上之仙家似河邊之

織室昔者嚮明南面十月遊巡既其避暑亦以迎春鏤章
霞布環衛星陳集諸侯則朝乎萬國張廣樂則和乎千人
得橫汾於卽事將燕鎬而爲鄰旣而大駕斯去華宮不御
閉玉戶而藏春掩金臺而罷曙見芳草之空積看桂花之
獨著人多望幸之誠地惜離宮之處叫洛陽下宮哀魯
餘風辭官北部對問南宮賦甘泉於此日希客薦大雄

奉和聖製喜雨賦

聖人在位體天法地示人以五行應天以五事修其貌也
時雨若止其言也時暘至彼氣象之或乖將反身而可致

皇哉我君元德敷聞御極而三才交正乘時而四序平分
十有六年以至今載旬有一雨不愆乎晦所謂元化之功
行於太平之代粵在春餘而乘夏初或土官以位或火正
其居士勝於水午衝於子陽景且曜陰風莫起當天數之
適然非歲行之常紀惟帝念茲聞諸有司莫獻舞雩之請
或陳齋社之期省而不錄云奪農時直以萬乘之貴躬親
三日之祠王言旣出聖心惟一天昭厥誠神降之吉霈然
爲雨不俟終日明明聖后知微知彰迪彼炎暑化爲清涼
恐二氣之相迫於兆人而不臧以身作戒因物考祥當是

時也收其威而雷不敢作隱其耀而電不能爍昭其令而風不憤憤布其和而氣不交錯徒以元默爲貞清明惟神簡服用興德仁如此者上獨感其雲行下獨成其雨施六合雖廣一朝畢被其始至也厯亂希微霧雜烟霏其少進也湛覃凌厲泉飛颺逝驚碎滴於瑤池噴懸流於錦砌傳聲竹樹之末濯色菱荷之際乘日月而此多仰年豐而可計帝乃罷薰風之絃奏其雨之篇歸功於大造致美於皇天詞因喜降義以情傳是禮也且高於商武斯文也復掩於周宣非聖德之兼濟何以臻於此焉巍乎聖主謙以自

輔慮其率土猶稱疾苦申命文武更求多祐又吹之以軒
后大風又沐之以殷宗霖雨潤再洽今恩重溥自朝廷兮
至草莽鑠皇篇兮熙帝譜於胥德兮振萬古

吳鳳對凶荒判

豫州昔歲人羹芋魁所由徵租百姓不伏

則以三壤均乎九賦或愆歲計之期必降時宜之典荆河
惟豫芋區在蜀往有菜蔬之色獲充藜藿之資采葑以菲
且存下體如葵非智斯無衛足既而吏作輕稅人因薄言
雖稱漢代有文頗異堯年作法且所緣歲損合豫申陳六

條初不上言百姓無從下免任從收稅豈謂合宜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立嫡以長不惟其賢或有時而捨兄則因次而謀弟惟甲
克紹先烈啟迪後生有高陽之才聚太邱之德聿求門子
聽是廟謀螽斯其繩雖有衆多之義雁行以列然乖長幼
之序義則非據人斯見尤必欲構之以神何如節之以禮
况楚君遺法殷家舊制人實不等代亦頗殊縱爲疑義益
彰違越罪之僭失在甲宜以準科懲之後先其男請從改

正思靈樂罪谷何重

李顏朝隱對驅儻判

朝隱曲阜人開元時擢進士第

神險無對驅儻判

室勿自索凶其罕除因憑神之道戒天厲之災所以職在

夏官事殷元月煥其金目紛若偃童是知阼階之儀用符

堂贈之禮况夫時方代序推奠砌而已殘物有札瘥在桃

符而何闕載紊舊典合寘彝條

符而何闕載紊舊典合寘彝條

對小吏持劍判

得乙爲小吏持劍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劍於槐

夏官事類棄炬於地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天生小人以事君子各徇所守式恭爾位恪勤或懈法罰
必施居官之恒雖細不宥旣署名於小吏則委質於功曹
持劍爲儀執炬行夜乙誠微品猥構無良徒效激節慕竒
不知安卑守道遂使披蓮寶鏐向春樹而棄捐藝桂華炤
委宵途而撲滅執御洋洋不爽伊善爲士諤諤果貽其傷
空思彊梁罪欲何道

對凶荒判

豫州昔歲人羹芋魁所由徵租百姓不伏

食以爲天農固其本幾缺有秋之稔徒有望歲之憂睇彼
荆河實惟菜色豐祥不聞於鳴雀徇急頗見於蹲鴟地雖
化於岐山豈臻豐富人已歌於翟氏詎得徵收百姓有詞
理固難奪

虞咸

咸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率由舊章克備恒典列昭穆以有序
承繼嗣而道著粵惟彼甲若昔大猷無忝乃先懋昭有訓
同乎班氏思欲敘其家聲類夫韋孟將以傳其祖德雖珪
璋克荷而嫡庶尅戎載懷捧翟之倫猶疑幹蠱之嗣協比
長幼陰隲廟祧庶降祉以象賢憑靈貺以立德同其楚國
先棄疾之當璧方彼衛人乃祁子而順兆神所命也則嘗
聞之龜有知焉實在茲矣或非無藝甲擇有孚欲寘於理
誰謂其可

張郊

郊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

州斷鬪論省科失入

行已以恭執事在敬同人攸往於野則亨苟踐禮而不踰
必遊目而從睹瞻言解式惟是長年道劫三人方擬同心
之利名參百行亦專好德之寵行邁云靡邱陵是升覽雲
物於五方壯山河於千里不從吾視奚率爾虞事類武侯

且未屈於吳起義同文子仍不徵於叔向禮經有紊櫝楚
收威實長者之訓恭何薄言之速訟淫刑以逞外臺於是
觸藩寬政荐敷仙省準一作宜其射隼

任璆

璆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
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
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飢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宇宙爲家實惟天府疆理爲畝成賦中邦而九州同風萬
國共貫莫不開廬井而平賦稅準沃墾以明勞逸則人狎
於野穡而成功是以晉置爰田旣易種於差美周任稍地
復出布於不毛相彼萊田是稱餘地舊不應稅今則有徵
事將利國法焉循古雖紛若人訟而畧陳地宜何者彼田
若焚薶草溝塍相錯稼穡屢登亦可據畝數以均收隨上
下而加減必孟春月陳新未卽事不應而可坐處非法而

奚疑况州阻饑饉薄言給貸做均地之法事舉其中軫憂
人之道斂從其薄勸農便國待子而行卽寘徽纒未爲允
當

對陂防判

甲秉權決去陂水人相傳云有兩鵠言陂當復

甲以惑衆云飯我豆食羹芋魁科不伏罪

紐金曳組賢不兼利決水窒陂權曷由已伊甲開甿洗務
無聞史起之功鳩藪牧臯習爲瞿進之理俾初汪萬頃隱
長天而不見載翔于仞下高風而有言評其放紛涸將必

復而草木震色猶失其潤況鳥鹵偏漑孰不思肥寄黃鵠
而遺音食蹲鴟而猶美且受羹舍菽利不天來委畝宿糧
事資陂漲今奪眾水不及私恩是曰殘人何以富俗更收
威也能無辭乎與其秉權以求利曷若乘祿以自馭請遏
其清畎之流罔愆我宜鱗之所

其數知之氣問恐外宜繼之故

以也銷無賴字與其東蘇必求所昌其乘將必自媽

康資則烈今全來本不又味息長日處人所以富

品以去身靈顯而餘美且愛靈合其休不天

然如草木雲台而具其階民為國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一目錄

田南砮

李中對升高判

趙不為

對申公杜門判

梁庶

對馬驚師徒判

房自厚

對佯狂讓弟判

馬熒

對三命判

薛霽

對清白二渠判

柳同

對菜田不應稅判

李仲和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蘇偁

對給地過數判

廉粲

對春不修鑑判

胡瑱

大閱賦

趙自勵

出師賦

并序

時賦

聖人以四時為柄賦

金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三
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寒賦

對所知哭寢門判

陳元伯

貪泉銘

趙子卿

出師賦

并序

鄭齊望

對歸胙判

沈頊

賀雨賦

張欽敬

仲冬時令賦

對移鄉判

對越關判

劉晉

對清白二渠判

劉潤

對大斗酒判

對薦賢能判

對無夫修隄堰判

顏勝 推鼓關候

對大夫祭判

對弔服加麻判

對父在凶門判

對不供夷繫判

屈突叔齊

對父在凶明判

裴廣

對父在凶門判

類勝

對大夫祭別

對湯服加祭別

撰父奔凶門快

裴與

對大夫祭別

撰父

奔凶門快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一

田南砮

南砮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

州斷鬪論省科失入

罰懲其淫禮主於敬若長幼而失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
解式從於長年三人而行尚聞擇善十年以長非可肩隨
况侍上邱陵不能向其所視如問及雲物其將對以何詞

金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無儀所謂於伊人有體自均於相鼠杖其傲禮固未乖宜
昔者蜡畢出遊言偃問其何歎幼而不遜尼父叩其夷俟
合志爲友前言猶且不嗤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
齒於鄉黨則應金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鬪
失入宜從省見定刑更待州申欽哉惟刑捨此將濫

趙不爲

不爲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田
對申公杜門判

趙不爲
申公杜門不出聚遠方衆百餘人里中興訟

儒惟教先學乃德本苟立誠以脩業終養中而果行故道
存斯貴方類是歸無愆自遠之會庶廣克成之業雖門人
請益既有孚於鼎新而邑里無儀却興言於獄訟沈吟漢
牘反覆周典黨而成衆義非止於嚴科問以辯之理何妨
於聚學况杜門不出事非干進敦魯服之元風指楚郊之
遠避講習典禮翱翔墳索足以激揚時俗光闡儒門諒旌
賁之可知豈訟聲之所及捨而勿問深合國章

梁庶

庶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趙不爲 梁庶

對馬驚師徒判

卜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卜氏
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寘乎理誅者執云非
罪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並轡而授綏克敵
是因搴旗攸屬卜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
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旣獲譴於有司載興
慚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劔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
之容是用捐軀不佞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國書

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邱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甄死節
以寵鬼雄

房自厚

自厚開元朝官御史

對佯狂讓弟判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弟甲嗣爵後方入仕鄰
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
志符前彥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

問而克嗣慮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渝理應承嫡况操刀使
 割能則無傷執射從畋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弟歸先苟
 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鄰告失
 宜竊以為得

馬兢

兢一作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二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

於舉禮也

聖人成能設位待士君子脩業考行入官等威有倫名器
不假一作素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善有存乎禮物敬享
無虧於豐殺既感霜露不忘豺獮是以用禴於焉展牲信
以大夫之禮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
人妄告固未適於時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牢之爲僭此
其禮歟固無尤矣

薛霽

霽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
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導水東流百川歸海甘泉北對二渠交錯灌注不息黔黎
資上善之功奔瀉無窮生靈得下潤之廣鄭國創業白公
繼焉秦兼十倍之資韓得數年之力決渠降雨不待商羊
之歌荷鍤成雲寧假飛龍之氣理合克奉時令謹塞隄防
水潦盛昌懼有奔突桃花泛溢增修及二月之前瓠子興
謠流潤安四人之業縣宰絃歌緝化鸞雉添祥雷震一時
風行百里遵乎令典誠未失時見彼章程不罹其咎有詞

難罰無濫斯人

柳同

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為例

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

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為從重科加減以非

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

不平不伏處斷

度地制邑徹田爲糧必均三壤之宜以成九賦之則是以
政令惟簡乃黎庶時蘇法物苟紛必謗讟日浸昔魯備齊
難作邱甲之法晉爲秦擒起爰田之制俱錐刀之末開喪
亂之始今三時不害四人成功疆理多兩穗之收倉廩必
九年之蓄惟彼州縣誠非紀綱旣無恤人之心豈曰奉公
之理省徭慎役未挂於愚心貪財徇名已間於拙見昔興
稅畝嘗聞尼父之嫌今欲萊田有類哀公之志非愛人以
治國何深恩而淺謀使乎察彼衷情允茲上訴丁停厚斂
免者爰申官寘嚴刑罪人斯得旣有雅見實曰良圖

李仲和

仲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

潤下斯弊漂流是虛欲崇堙塞必藉隄防津吏以下方致
災冀應除毀水工以長隄作務不可依憑競有兩端事難
雙允請闢千里無虧五詞則拯溺不待於規行聞諸往說
而塞川頗類於防口得自今辰方見河渠之書自嫻標準
溝洫之志以會規模左毀則右傷右毀則左弊左右俱毀

便沈下方津吏之言雖陳水工之志難奪既不合毀咸宜
告知

蘇偁

偁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科所由曰更耕之田

沃土墾土厥有區分一易再易非無異制實資均政以利
耕者甲有司也政實存焉因資地利之殊計若農家之請
庶以通其勞逸齊厥等差實謂更耕克精受授孰云過數

且曰守經古有明徵今寧有罰

廉粲

粲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春不修鑑判

丁掌冰不頒于命士春不修鑑而輒秋刷

宗周布政漢家舊法藏冰於陸自古有之頒冰於朝方今
靡替倚那厥職乃丁是掌西攀咸鎬寄甘泉之北宮東邑
鞏洛入邛山之陰洞履霜知堅和翠微而一色積雪偕凍
岌稜層而流寒當忝司存合閑主守苟違命士得無常刑

若惟陳迹良亦異聞且太歲換昭盛德在木上從天子下
際羣公大給千官備露累命
片片光研金鏡之空餅
賚我我姿凜玉壺之態蓋將以蕩清暑辟炎毒水晶簾內
飛燕嬌歌而對山虎鬼盤中省署永吟而陶酒時或稽緩
人必其憂况士不頒冰闕也春不修鑑怠也秋仍輒刷非
也三者備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丁請用常典

胡瑱

瑱河東人元宗時登進士第

且曰大閤賦

以國崇武備明
習順時爲韻

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禦寇而上下順
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涿鹿之戰顛項
列共公之陣足以克定禍亂天祿永終雖八荒有截而七
德是崇若乃元冥用事律變冬中胡地馬肥寧控弦而習
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
設武備旌旗裔裔而風飛士馬囂囂而雲萃竟澤彌谷殷
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琯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
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者也爾其兵勢崩
騰軍容翕習元甲鱗布長戈岳立虞人萊野羣吏作旗事

著六職禮分四時可以順少長匡邦國匪盤匪遊有典有則
是時也長楊草落鄠杜霜明既不虞而作式亦因狩而治
兵大田獲之以三品和門樹之以兩旌抱木之猿見矯矢
而遙泣傷弦之雁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
羽獸之大小既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
卽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
亦因之簡衆而習武

趙自勵

自勵開元時登進士第

出師賦

并序

先天年獫狁孔熾動搖邊陲是以我國家有事於沙漠也
徵甲選徒星馳雲集楚劔霜利吳鈞月懸將以驅日逐之
首斬天驕之族蓋使烽堦無火亭障息肩大矣哉自古出
師未有若斯之盛者藉雖不敏敢述賦云

赫哉帝唐葉殷累聖光明乾道洗清邦政德所以和懷四
夷教所以平章百姓用能盡奄有於天下得樂推於羣黎
鳳符以謳歌而適龍歷以揖讓而躋既神化之無外何鬼
方之獨迷若乃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

師也以律琯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曜曜以衝星
火色旌旗晝炎炎以簪日橫行有同於千里止步不過於
六七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符赴赴武夫白猿公之劔術
謀無再陳其來若神攻則必取諒資於武既作氣以鼓行
受脈者實在乎國英雖假靈於廟算決勝者亦關於天斷
固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掃一隅之陵亂然後作寰宇
之清謐成皇王之壯觀別有其儀不忒詩書是則鱗翮初
就將騰躍於風波冠劔末從尚棲遑一作遲於翰墨願高闕
之氣殄佇燕然之銘勒優哉悠哉小臣高歌帝德

時賦

從龍者雲召風者虎物之相應時哉則侶傅巖捨築渭浦
收綸命或時偶時維道親時旣行焉西漢之臣附鳳時之
否也東魯之父傷麟時可以謀身時可以達命季子談說
宣尼歷聘平津列侯長卿國命時廢時通知之則慶元穹
堦埴時運收成日月貞輝時合晦明大火流兮歲律云暮
春花歇兮寒露將生感天時之興替矧人事之窮亨時之
良工龍泉掩彩時逢伯樂驥坂長鳴借如紅樹呈色玉顏
含粲貴當時而則榮恥後時而貽歎古之君子謀於終始

薦之惟賢士或知已刺途者棘垂陰者李其道可存將來之士遷喬者鶯待時而鳴芬庭者蘭候時而榮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自古而觀惟時之大豈獨夫今日之情者也

聖人以四時爲柄賦

以題爲韻

粵若受天明命配天啓聖其作則也必敬敷五教齊七政節春夏秋冬之候順金木水火土之性變通無失表正度以爲平雩祀有常示帝圖之斯盛始或足分於木斗建於寅配其宮於甲乙面其地於庚辛莫不合乎序應乎人念

羣生而悉遂彰盛德以維新則是柄也非父非子而天下
親暨夫候應乎離音諧於徵列其位於丙午制其方於壬
子莫不循厥功究厥旨導貞悔之所由體長羸之所以則
是柄也非堯非舜而天下理至乃金精儲其氣白帝泣其
事有湛露兮斯降涼風兮斯至是則仰察於天俯觀於地
司肅殺而不忒憫凋落而無遺抑是柄也五帝惟六三皇
復四又若元律騰輝伊水德兮膺是期有積雪兮自爾有
堅冰兮自茲是則上窮於象下順於時念衣褐之未濟表
歲寒之不欺抑是柄也兩漢非遠二周可追况復正巳無

替虛心罔差隨土圭而暗測同灰管以潛知執陰陽代謝
之功咸歸不宰用日月推遷之候盡合無爲由是暉映化
權鏘洋德柄契皇明於玉燭流睿覽於金鏡士有隨計上
京觀光末路欣有準於時政賀無疆於聖祚故尋繹於禮
經因抽毫而是賦

吳郡 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天下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於
九州是日也天子以載誕昔辰同漢武猗蘭之殿登高撫
政則聖文花萼之樓皇帝乃御龍袞拱洪休申景命於萬

方寓縣賜明鏡於百辟公侯偉其爛矣生光炯爾明發色
洞秋水精涵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
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勗爾萬官欽哉明主之錫訓爾爲
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則鑒澈表正則影
端居燥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之謂內
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鷓鸞擬茲鏡之在匣則
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警扈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
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
以效能各呈才而獻術莫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

有德於咸一

寒賦

儒有討混元搜綿祀既覲寒暑之終亦測興伏之始覘風
驚於一葉委時換乎千里寒之厥狀自茲而起若夫大火
宿藏青霜晨烈則蜀井烟閉漲海氛滅長河天浹綴珠崖
而生冰幽朔地窮濛飛沙而雨雪乃知蘇武增感李陵愁
絕聽胡笳以攬思儷漢庭之化別及幽林風掃時物霜殘
柔條危勁奧室淒寒有美人兮心恍惚情怵悼而難安陰
凝柳塞怨龍庭之路隔月透羅幌憐鴛衾之夜單屣銀階

之怙悄雪珠淚之珊珊縫筐筥之紈素寄戎幕之艱難別
有陸沈之子厠跡荒藪器宏偉而可觀命屯剝而不偶當
其時也趨炎俯僂佩瞰噓吸無詩人卒歲之衣雨泉客將
離之泣豈祁寒而致憾亦遭時而不息終乖挾纊之暄更
悲綈袍之及層冰咽溜宋生則綴帳而相望皓雪盈門袁
子則茹悲而於悒雖居榮而可貴亦憂道而不入於時倚
歎窮律佇目遐垆伊鮮物之皆悴獨霜松之常青縱寒苦
之飄激淬堅明而自寧汨吾情之浩蕩願冥志於紫靈

對所知哭寢門判

甲哭友人於寢門之外友弟將為疏闊輒毆之
太虛運化勞息有期聖人制禮哀樂殊節甲以詩稱伐木
義切斷金追管鮑之平生欣然相得鄙張陳之棄置莞爾
無取臨川興歎逝者如斯怨天地之不仁撫琴書之空在
昔之莫逆把黃菊而思來今也則亾乘素車而慟哭哭於
門外禮亦宜之責以相輕誰執其咎且孔父將聖昭著格
言有弟何知胡然昧議龍頭不見已喪朋從鳳字未題遽
招伊戚非理輒毆宜啓刑書請驗所傷用申明罰

陳元伯

元伯開元時人

貪泉銘

石門海口厥土惟南爰有寒泉注涯之潭洶溢得窟既潔
且甘古來共傳飲之則貪或曰不然人心自欲銅山恒有
意亦未足矧來茲土舶車相屬利汨其心貨盲其目在昔
賢守惟孟與吳雖飲此泉捐金還珠由是言之自有貪夫
匪以泉故其心則渝嘗讀舊史錢神銅臭漢晉昏濁多門
取授上下相蒙靡恤靡救由物而已豈泉之構皇唐啓聖
開元御歷黜陟幽明官人慎擇道風淳儉吏業清白於戲

爾泉其名可易器滿必覆撲滿不完不貪爲寶子罕詞殫
潤屋潤身禍福之端勒銘貪泉作誡庶官

趙子卿

子卿開元時人

出師賦 并序

古之王者出師有征無戰然則兵革之事聖人是興蓋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帝乃欽若堯禹承天運行鮮卑在
圖夜郎無外而旄頭賊醜忘道弄邊河侵海寒障路幽朔
皇赫斯怒親師用征搖星燾神召募雄合白羽森月朱旗

爛空俾夫翕東海之焱波掃北荒之沙雪國用長策人忘
暫勞聊勝詠歌取思而賦賦曰

莫高匪天兮生我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恩澤洪融
覆幬彌淳噴窮陸需無垠珍怪烟委而波屬蠻夷鳥狎而
蟲馴粵若鬼方兮獫狁孔狡固陰沍寒兮陵我河津於是
按玉劔而憑怒耀金戈而雷震馮蚩尤誓勾陳會白帝騎
蒼虵八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鬪作笳鼓之殷殷
別有哮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并而投召走巴楚而來
臻鐵馬金甲虹旌電輪鳴弦者飛鴈由其殞越揮戈者白

日所以逡巡國體兵勢殊容其身既出師於鄆杜亦獵虜
於新秦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
切釁流詠則梟獍懷親大荒搖落知單于之魄死層冰泮
渙感天子之情春昆彙雜種於何不臣寧直跨胡而北省
亦當撫柔於叢榛海岱攸類匪兵是遵固將歷三五而高
視豈與夫費百萬於同勤

鄭齊望

齊望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餽而祭

三才既分六宗爰設或因地事地或因天事天明堂尊嚴
配之儀清廟崇禘祫之典國之盛禮其何以先神之至誠
罔或不降於是陳以簠簋薦之犧牲瑟奏空桑管吹孤竹
甲言參大享監彼有司獻灌無虧福祐攸洽貴骨以頒於
高品賤體仍霑於庶僚他日鯉趨且聞歸胙今朝神惠更
用祭先錫類之美則多黷禮之嫌宜避

沈瑱

瑱開元時官諫議大夫

賀雨賦

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緜鑠石而不雨彼穹蒼之災沴豈睿君與聖主我明德之馨香終時康而俗阜大唐以率俾蠻夏莫非王土主上以光宅君臨粵若稽古以淑德崇化爲乾作輔其廣運也包二儀以覆載其亭育也想羣生之父母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精惟一無怠無荒百姓有過引之歸已一物失所納之於隍夫人之所重者食也政之所先者農也近歲以冬雪不盈春雲少澤綠疇合瘁朱夏將革無西畢之霽霓有南威

之赫奕我藝闕秀甫田虛闕湘燕垂翼而不飛應龍矯首
而何益爾乃邦人大恐皇念勤眷思轉災以爲祥宜樹美
而除譴移正寢徹豐膳釋幽冤索遺彥達聰明日廣視聽
於四方恤獄緩刑開網羅於三面誠絕崇慝懲離黨援袞
路清太階平君臣咸一邦家輯寧天方悔咎淪孽垂休降
靈雲布族而靄靄電驚空而煌熒殷雷震而闐闐飛雨零
而冥冥夫其森沈散漫颯灑凌亂瀝液汪洋周流津漢濯
上林之霍靡漲昆明之瀾汗驟繁響於闕庭浮清風於樓
觀元澤優而霽止晴光炳兮澄渙奔餘潦於迴塘挂晴虹

於霄漢阡陌條暢而增綺黍稷芬榮而若換野老熙熙農
人相持嘉廩儲之望歲喜甘露之流滋鼓腹擊壤賡歌稱
詩詩曰有滄漭漭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皇上睟
容有穆神心載怡羣卿大夫濟濟纓綏拜手稽首足之蹈
之賀農祥於介福答聖造於休期有諫議大夫沈瑱因進
而稱曰臣聞昔者飛雉升鼎用墜殷宗之德熒惑守心旋
移宋景之慝禾苗盡起孺子感動於周公桑穀並生太戊
獲相於伊陟夫君人者修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爲
心崇禮讓而爲則放黜回佞敷求讜直使人以時用邱明

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得哀賑憚發勉敦稼穡自
然灾伏至誠感於天地及當而行湛恩浹於寰瀛珍絡繹
瑞縱橫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
鳳凰鳴烟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我后慎終如
始用晦爲明爲而不有冲而不盈向之能事動植由庚

張欽敬

欽敬開元時擢進士第

仲冬時令賦

以題
爲韻

粵若大君光宅海內文思開帝王之洪緒振皇紀之綱維

敷化布和設明堂以聽政發祥儲祉坐宣室而受釐有典
有則念茲在茲負宸恭已凝旒肅祗享會必依乎是月寒
暑不易乎斯時若乃睦以神人施乎政令鋪惠澤以流渥
鼓薰風而入詠日月惟朗星辰克正調歷數之璿衡叶乾
坤之寶命况乎陽氣告始豳歌御冬惟時是恤維政之雍
穆元堂以敷化感黃冠以勞農命魯史之登臺式書雲物
審周官之有祀時命秩宗於是恒憲聿修舊章遐布飭蓋
藏之是密警門閭而必固一以永寧各知攸措滌器物之
疏奄釐冰地之凝洎休力役省征賦養國中之鰥寡罷官

守之尸素是使風雨不順曾不爽於豐年霜露以時諒匪
憊於歲暮撫三五之遐軌案道德之平裕方見與義農而
比崇豈直等成周之景祚而已顧慚眇質叨承選衆神仙
作尉非漢氏之稱梅孝友承家媿詩人之歌仲謬昌言於
聖德豈緣情而有中

對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伍訴
諸邑吏將納之園土曰來有授也

典禮是興訓導爲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

寧宇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鄰伍以追其昧授於旌節邑吏
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紮茲行者類厥罷人雖徇等門關會
不忍於為厲內於園土且未見於虧則終是迷而妄作輒
利動以生悔瑜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
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薄刑猶可誤作往訴何
太詞游爰叩兩端且知三失况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
以行何非已任免戾實由勤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刑淫
是亦為政

對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恭惟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末遊彼何人斯干國
之紀異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雞鳴而
夜度行惟渴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詐偽難恕
徒急切以文過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劉晉

晉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

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作利生人實資水德至於泛濫或以災成故立陂隄存夫
令式雖墨綬為化不願於勞人而黃潦或湧益深於害物
况作事謀始合用於農隙啓塞隨時豈待於春仲論事乃
拙於為政語對何聞於有司堰既不立於千金刑亦安疑
於兩壁郡侯所詰爰按科條

劉潤

潤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大斗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斛酌醴祈黃耆比部以
無令式勾徵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賓式序尊儒尚齒以申
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威儀秩秩弁舞僎僎等申
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斛以將其厚意加籩以寵其
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謙和致太平之樂事
光祿乃遵乎古道未蹈深愆比部則格以金科言從勾納
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貴惟輕不宜加罪

對薦賢能判

甲薦賢能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
廷尉致詰詞云適有功

唐堯稽古時謂能官周文小心號稱多士雲龍感召鸞鷲
充庭蒲壁交衢弓車荐委薦異能之士採非常之德遊太
學而橫經詣公府而高第驥足千里同主父之三擢桂林
一枝恥公孫之十上爰求九錫之命以旌三適之功惟甲
書生可貴能移太守之尊小吏雖卑猶奪宰君之望在道
雖云可重傷倨無宜寘刑理以優賢不勞加黜

對無夫修隄堰判

蘇以大槓隨顛休黃香北階以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
外徭省司以爲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
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饑恐不及冬成
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邦寧本固書稱經理之方慮始樂成易著變通之義且河
分南北境控青人環雜下田土爲上賦荐逢堯水乍闕殷
儲感發於中思索其極順時令庀工徒版築爰興隄防互
設崛起特起同斷岸之孤標的爾殊形狀屯田之錯時期
於永逸汙用小康望免外徭式酬平價州將當撫循之寄

顧瞻黔黎省司膺出納之權愛存府庫俱爲奉國咸是循
公探源若混其淄澠究理頗別於涇渭何則雖言營造本
資其井田徒謂繕修未起於桑梓力常有限徭或可蠲役
靡踰時價無宜給是則上省勞費人忘阻饑無闕於農不
僖於素縱使隄疏瓠子不復興歌浪起桃花誰能爲害

顏勝

勝曲阜人擢進士第官右補闕

對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祭廟饌用索牛御史劾於寢則

以陋於饌則以泰訴云禮令無違

廟者曰貌死者曰歸神人異業敬則如在牲牲必備祭而
勿黷秩有五品榮加三命誠乃錫類孝能尊先春露既濡
增怵惕之感秋霜已降發悽慘之心雖欲饗親孰爲知禮
祭於寢也自合剗羊祀諸廟焉方聞用犢庖丁展事雖則
無全鄒人將入如何不問令無立廟理歸於寢祭設庶人
之位薦以大夫之牲索而用之非其古也蘋蘩可重豈煩
介葛之犧黍稷非馨寧展烝嘗之禮精意以饗神其吐諸
禮雖徵於曲臺罪自招於石室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對弔服加麻判

甲乙二人所受學師亡皆弔服加麻甲出有所
之則經乙居則經出則否縣司科甲乙不合為
師制服並不伏

理範通明國圖惟遠班和正本式古崇風訓學興六當今
是教甲乙同志偃化從師春誦夏弦自得西河之美摳衣
函文無非北海之遊道叶雩壇聲高闕里鴻都盛業方列
義於儒堂電隙流年奄生悲於泉戶兩楹之夢豈迴景於
西山二豎之災竟遊魂於北斗壞木之悲師也何追頽山

之哀吾將安仰因情定禮自可處於心喪弔服加麻實無
虧於聖政甲出而經是依古也乙居則否奚所咎焉既不
異於門人信無徵於魯禮欲加之罪其有辭乎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
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休死勞生存亡大數絕漿泣血孝敬常期乙也哀摧禍鍾
凶疊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霜屺而糜心跪乳奚及
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痛深懷橘愴開編於吳史凶門

列位夙著等差方取則於殷周驗昭然於典禮既虞而作
瘞重之制自分有祔於姑爲主之儀寧惑坦然明白可舉
而行事不亂於大猷法難加於小累

供夷槃判

三品喪事夷槃不供司儀云時所不要

生榮死哀士有恒禮弔喪歸賵國著成規三品云亡九泉
方闕窀穸有事未展懸棺之儀含禭所陳遂闕夷槃之典
至若夏德方暑自可歸冰冬陰沍寒何煩設器待窮獻羔
之禮方議鸚鳩之刑

屈突叔齊

叔齊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
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陟屺纏哀終天永慕形神訾毀有切於何曾流慟傷神詎
慚於吳隱於是牛山下兆魚岫開塋帝軒轅之乘龍衣冠
作隧王子晉之御鶴劍舄成墳因班牛而動祥樹石馬而
旌貺既而元門告掩丹旒云飛聊申虞祀之儀方則夏殷

之禮立主之義自有常條以重當輕終乖禮式既無虧越
何爽公途

裴廣

廣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
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仁焉而終智焉而死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日荒涼
徒結有涯之恨乙以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溢米之

晨荼毒於寢苦之日青烏襲吉已託萬家之地白鶴飛來
俄聞再奠之禮所以表斯廬位設彼銘旌佇馴獸之見遊
希祥禽之或至言申陟屺之戀再寫循陔之悲旣結歎於
生靈實無慚於死孝或人言告未可依憑哀敬之心理在
矜察審慎之典必藉平反淫濫儻行手足無措旣非月之
無失何如霜之可繩

...

...

...

...

...

...